

我第一次认识杨建勇先生时,问他,你画什么样的画呢?他告诉我:水彩。哦,水彩。我就不吱声了。我们画过画的都知道,水彩作为材料,表现力有限,分量轻,几乎只够用来画草图。等我见到他的水彩,却被吓了一跳:噢,这个人怎么能把水彩画得这么灵,这么好——有光感,有质感,有品位,透气生动……我开始对他刮目相看。

及至一起出去玩,更让我对他刮目相看。车里多出了他,好像多出了好几个人,因为他不停地发现有趣的东西,动人的东西,仿佛是有同时有几双眼睛往不同的地方在看一样。凡是让司机把车停下来拍照时,我拍个三张五张就完事了,他却能拍二三十张,嘴里啧啧称赞,又笑又叹……比如牛背上结着的冰霜,荒地的一段枯木,树梢上剩下的唯一一颗果子……他拍那些我不会去拍的东西,上了车在相机屏幕上划拉给我看,我又被他吓了一跳——原来,人和人的心灵感受力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啊!再来看建勇先生的画,我就不是仅仅看画了,而是去看一个丰富敏感的心灵是如何在画中折

射出来的。他无论画人像、禽鸟、花朵、山水,都是他的那个“腔调”,满纸的灵气,件件东西在纸上活转来,叫人看了又看,目光舍不得离开。

我不想称赞建勇先生的绘画技术,这里不妨来说说我最欣

为生命画肖像

王瑞芸

赏他的那种与艺术相处的方式吧。我想到用这样一个词去描绘:“轻盈”。说来,带“轻”的字眼一般不会被人拿来作为赞誉,尤其艺术家大抵都愿意听“轻”对

面的那个字——“重”。重才意味着有分量、有深度、有厚度、有水平等等,“轻”算是哪一出呢?其实不然,轻比重难,“举重若轻”从来都被视为是个大境界,武林里的最高水平不就是四两拨千斤?再看,最终让西方艺术改道的人,并不是那个创造力超群,画下成千上万张作品的毕加索,却是那个做作品最少,轻松俏皮地给《蒙娜丽莎》画胡子,在小便池上签个名就算作品的法国艺术家杜尚,不是吗?就连我们中国文化核心中的儒家,在《论语·先进》篇中也给我们留

下了这样的记录:孔子他老人家闲来无事听几个弟子谈人生理想,子路和冉有等人雄赳赳气昂昂地大谈“为政”的高远理想,并没有得到老师的赞赏,反而是曾点在最后慢慢悠悠说出的愿景:“莫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沐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,得到了老师的首肯,慨然叹曰:“吾与点也!”看,我跟曾点的看法一样啊。

建勇先生与艺术相处所以是轻盈的,了解他的朋友都知道,他读书,写文章,旅游,做策展,办活动,喝茶品酒看风景会朋友……一件都不落下,很会白相。其实会用力不难,会白相才难,因为当一个人的生命到达一定高度时,委实需要很多东西去“喂养”:自然界里的霁月光风,心灵世界里的感应沟通,人情世故上的知己知彼,才足够撑得起他那种生命格局和人生排场,缺了一点都不灵的。建勇先生因此总是先去饱满了自己生命,然后顺便把笔下的艺术也饱满了。

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,喜欢交友旅游的建勇先生和大家

一样只能禁足,我很有兴趣来看他是如何度过这种时期的。照他自己的说法是,“病毒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,它似乎不会停止,终有一天我们的哲学也会改变。”他于是先放下了早两年在“南书房”里晒着午后的太阳,读读宋人的山水,在遐思中与古人对话的那种山水题材,他在2020年画下的东西,是借助形象来直接表达与生命有关的思考了。看他画的一堆瞪着眼睛的鱼,仿佛对这个世界充满不解和不甘似的;一只只火烈鸟戴着并不起作用的口罩满世界乱跑,天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在等着它们……这类形象都关联着整个世界在2020年这个巨大的休止符中都该去想想的那类事体:什么是活着的方式,什么是生与死的关系……可我同时还是看到,所有这些题材的画中还是有着建勇先生一贯的“腔调”——一股子灵气在其中流动,那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遮蔽的。眼下看看又到了春日佳时,料想建勇先生也该“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……沐乎沂,风乎舞雩”,待到“咏而归”后,必定又有更多佳作问世。

期待。



105202103102325 (纸本设色) 丁 设

塑、壁画不管它们是从哪里来的,然而在这里,就成了一个融合的艺术表现。莫高窟从开掘到逐渐兴盛,而后渐渐衰落,最后被风沙掩埋,而又得藏经洞发现,宝藏重见天

日。多少年来,我们有很多艺术家走进敦煌宝库,从那里的构图、线条、色彩中借来神韵;时代走进敦煌,数字化成了宝库的钥匙,打开大门,继续解读石窟的密码。

三十年前的秋天过珞珈山,正是西域敦煌好色彩,而今再相见,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想起曾经敦煌,宕泉河从三危山、鸣沙山间源出,哗哗地在沙石中流过,划破了戈壁荒漠的寂静。

走过架在宕泉河上的那座水泥桥,眼前珞珈山起伏,脚下是滋养石窟的泉水,而今流水安在哉?历史发展大抵如此,自然的演化也一定不是固定的。一千年前大河上下,而一千年后成涓涓细流;自然界此长彼消,盛衰强弱演化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此历史焉,敦煌莫不如此。

然石室中藏宝亘古不变。宝,就藏在蜂窝般的石室之中,蜂窝其实是洞窟,宝便藏在其中。用蜂窝形容洞窟有酿蜜的意味,洞窟中的释迦牟尼、阿难、迦叶、供养人、彩塑、壁画、还有经文等等,都像是“蜜”,哺养着岁月和时代,她们也是对世界文化、艺术的贡献。

两千多年前的三危山,闪出金灿灿的佛光,招来了高僧乐僔在这里开凿洞窟,安身佛像、描绘本生故事、咏诵佛经、弘扬佛法,一代代相传。从魏晋南北朝、北周、隋、唐到宋、元,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入,渐渐地把文化也渗透了进来。洞窟中那些彩塑、壁画、经文、佛教故事的绘图等等,都带有西域色彩,经过了岁月流年,融合了汉民族的文化精神;莫高窟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驿站,承载着传播西域文化

艺术的作用,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。

又见敦煌,脚步不停地在沙土上行走。几只叫不出名字的鸟儿,歇在河畔的白杨树上,它们在张望石窟前蓝色的天空;树的

又见敦煌

黄阿忠

干上好像眼睛在注视、眺望,闪烁出在自然中生成的灵气。

扶栏拾级而上,推开洞窟的木门,阳光透过白杨树的叶子照射进洞穴,释迦牟尼如来佛祖露出安详的微笑,阿难、迦叶站立两旁,神情凝重、自若。我忽然

想起蒙娜丽莎的微笑,这两个微笑似乎有了穿越的联系。当西方的描绘、塑造技术传入中国后,又成了写意的表现,而这个表现又融入了佛教的禅味。一切都那么安静,一切又那么的神圣,在安静、神圣的背后,又蕴藏着意味的力量。它们是精神的,又是艺术的;它们是形式,又是形而上的守护。西方的雕塑在古希腊

登峰造极,它们表现竞技、生活,那种精准、神情、力量、铮铮作响;东方的雕塑,或许以佛像、菩萨为载体,那种写意、神会、柔美、飘逸,若曹衣出水。或许,它们在释迦牟尼、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相通,那是精神寄托的连接。再见敦煌,我忽然感到,他们微笑相连所体现的中西文化的精神。

岁月的沧桑留在了敦煌洞窟的墙上,沙尘细粒风化了壁画,以致产生斑驳肌理;时光的印痕,演化了北周时期所绘制的壁画。当时描绘的菩萨罗汉成了黑、白强烈对比的“小字脸”,这个黑白“小字脸”赋予了审美的魅力。敦煌流年告诉了我们历史的足迹,也告诉了我们

在绘画中拓展的意义,让我们在视觉直观上对艺术的提升和借鉴。那些表现彩塑、壁画的造型、线条、构图、色彩等,是从传播佛教、传承文化为出发点的,然却无意中折射出了时代,演示了艺术的图式、形式、表现。它们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方传入的?是高僧乐僔从佛国带来的?或者是民间艺人创造的?我想,那些彩

我是一名大堂主管,每天都会遇见各种要我帮忙解决业务问题的客户。每当解决问题后,看到客户满意的笑脸,我就特别有成就感。

一个工作日的下午,我接连收到了几条微信,本以为是哪位客户有急事找我,打开一看,原来是一位姓彭的老先生给我发来了他近期的剪纸作品。彭先生是一名退休美工,我们都爱称他为彭老。彭老每次只要一有新作品都会与我分享,而今天的作品比较特别,创作灵感来源于他在招行的投资经历。末了,彭老还附了句话:“你应该向上级领导反映,这是客户表扬你们宝地广场支行员工!”顿时,感觉心里暖暖好暖。我们与彭老的故事,要从一次基金赎回说起。

一天,彭老来到我们网点,一进门就嚷嚷着要赎回基金,手中持仓的产品几年来都没涨过,以后再也不买了!这是我第一次与彭老见面,当时他情绪非常激动,作为支行的“救火队员”,我连忙主动上前了解情况。原来,2015年市场火热,彭老听朋友介绍也买了几支基金,但随着后来股市震荡,基金出现了亏损。彭老本想趁行情好的时候赚一笔,没想到不但没有收益还亏了本,他既焦虑又懊恼。

听完彭老的经历后,我十分同情。在我从事金融行业的这十几年里,遇到过两次基金疯狂销售的时期,好多客户都是听了朋友推荐就盲目入市,特别是老龄客户,或许连基金是啥都未必搞得清,就跟风地

把所有的钱都投了进去,结果亏得动都不能动。这类缺乏市场知识和投资经验的客户,需要理财经理的长期陪伴和潜移默化投资者的教育,才能慢慢学会理解市场变化和理性投资

彭老的故事

沈 清

的策略方法。

于是我将彭老介绍给了支行贵宾客户经理蒋珍妮。蒋经理针对彭老在招行的资产和基金持仓情况,帮他做了市场分析,为他介绍了“长期持有”的投资理念,建议他通过定投的方式进行补仓。彭老听后十分认同,了解到基金投资不能盲目跟风,要根据行情,高抛低

吸。蒋经理为彭老挑选了几支业绩表现一直不错的股票型基金,通过定投调整仓位。大概一年左右,彭老的基金便扭亏为盈!彭老因此体验到了投资的乐趣,对招行理财经理的专业度也有了信任。随后,蒋经理根据彭老的风险承受能力,为彭老做了资产配置,市场好的时候为他加大仓位投资股票类基金,万一市场不好也有固收类理财作为安全垫,不至于全盘亏损。就这样,蒋经理为彭老制定的资产配置在2020年实现了24%的年化收益率;彭老也从原先的金葵花资产不达标客户逐渐提升为资产200万左右的价值类客户。这两年,彭老经常将理财收益汇给远在德国的两个小孙

曾拍过《漫长的告别》的导演中野量太,新近推出《浅田家》,一部以真实人物和事件改编的电影。主角是浅田政志,一个摄影家,他拍摄别具一格的家庭写真,获得成功。这部电影,可以说是他的成长史。

中野量太以政志父亲死亡为开场:俯拍蜡烛、香之类,摇移至父亲的遗容,再是全景——全家围坐在遗体两边,政志的母亲在哭喊。此时,政志拿来一张父亲的照片,一身消防员打扮,哥哥幸宏说:“怎么能放这种遗照?”这个开场有点迷人,因为父亲尽管生病但并没有去世,在影片结尾有个呼应,他们在拍全家福照片《浅田家·葬礼》。政志就是因为《浅田家》摄影集而出名,这部摄影集,有创意,有趣味。照片里,政志和父母、哥哥四人,一起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,夸张和滑稽,令人捧腹。比如:消防员、赛车手、参加大胃王比赛、日本代表队成员、选举造势、乐队表演、医生、海女,甚至全家人打着手电在做小偷,佯装喝醉酒成一伙醉鬼……

这部影片开始由哥哥幸宏旁白:“弟弟如愿成了摄影师,但是,如果说他仅仅是凭实力成为摄影师的话,我想代表全家反对,他把全家人卷进了他的摄影生涯。”然后,通过表示年月和政志岁数的字幕,回溯政志一步步成为摄影师的过程。

父亲喜欢摄影,每年11月初,总会拍下兄弟二人的照片,制作贺年卡。在政志12岁生日时,父亲把尼康照相机送给了他:“你不是说想试试拍照吗?好好珍惜。”高中毕业后,政志从家乡三重县津市到大阪摄影专业学校学习,但一直逃课,也从回家;有一次突然回家,打扮得花里胡哨。原来,学校要求拍摄一张能展现自己的照片,否则,毕不了业。政志想起小时候,父亲、哥哥和自己,同时受伤,去母亲医院缝针,打算重演当时的场景,并拍下这张照片。结果,照片获得最高奖项——校长奖,顺利毕业。

由二宫和也扮演的政志,毕业两年,留长发、赌博、赖在家,哥哥为他找工作,也不去面试,并没有走上专业摄影师的道路。电影展示的浅田家所有成员,对他虽担忧也宽容。转机出现在海边,父子两人对谈。在这个场景里,夕阳涂红了海水,柔光打在父亲身上。父亲原来也有理想,想成为一个消防员,但因为母亲从小渴望当护士,并如愿以偿,还成为护士长,家里的事全由父亲承担。这事触动了政志,了解了隐藏在家里人心中的愿望,开始拍“消防员”父亲,拍“黑道夫人”母亲,拍“赛车手”哥哥。然后,一发不可收,拍下浅田家所有“脑洞大开”的写真。

就像所有成功人士并非一帆风顺,政志去东京后,在摄影社打工,30多家出版社拒绝他的摄影集出版,后来,在女友帮助下开个人摄影展,终获某出版社青睐,摄影集出版后,却卖不动,直到获得摄影界最高奖——木村伊兵卫奖。

如果仅仅描写浅田家,还不是导演中野量太的本意,本片的前半部,政志走出浅田家,为更多的人拍摄全家福,为高原家拍樱花飘落的惊喜,为吉田家拍水上栈道的欢乐,为松本家拍子承父业的自豪……当得知患脑瘤的孩子喜欢彩虹,政志让孩子全家一起在衣服上画彩虹。导演推特写,使得我们通过政志眼眶里的泪,知道他拍摄病孩全家福时复杂的心情。还不仅于此,中野量太花了很大篇幅,描述政志在发生“三·一一”东日本大地震后做志愿者的事——清洗地震散失的照片,然后归还给失主。

这其实是一部关于照片的电影,政志从“小我”扩大到“大我”,从浅田家扩展到社会,认识了拍照的意义和照片的含义。画外音里政志这样说:“地震受灾照片大约有八万张,返还到失主手中高达六万张。能够弥补人们丢失物空缺的,一定只有记忆,而能让这些记忆更加清晰明了的,就是照片,并不只是为了留下记忆,有时候这些照片,也会成为让现在的你活下去的力量。”

子作为生活补贴,在我的指导下,彭老学会在手机银行上操作境外汇款。这一教,仿佛为他打开了新世界。随后,彭老又让我教他如何在手机银行上操作基金定投、申赎。没多久,彭老已经能够熟练操作手机银行的各种功能,再也不用来银行排队办业务了。

2021年是牛年,彭老精心创作了两幅剪纸作品送至我行,这两幅作品也鼓舞着我们,因为每位员工的爱岗敬业与奋斗坚守,就是对而立之年的阿拉招行送上的最好生日祝福!

十日谈

有招更有为

责编:刘 芳

明日请看《临港蓝湾成长记》。



夜光杯